

兩個 20 年：當代中國與當代澳門

楊允中*

“正本清源、守正創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靈魂。”

——習近平(轉引自《求是》，2019 年第 8 期，第 5 頁)

2019 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週年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 20 週年，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歷經探索、開拓走向健康、成熟的標誌性一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堅守“一國兩制”成功實踐邁向新征程新境界的關鍵性一年。能對我們國家和我們所在“一國兩制”實踐前沿的特別行政區增加一層理解與認知，傳播中國聲音、展示中國形象、闡釋中國理念，同時向國人和世人提供涉“一國兩制”創新理論、創新制度的基本認知，確是當代澳門學者的一項歷史使命與社會責任。

一、“九九”回歸與歷史文化基因再造

(一) 回歸價值再認定

1999 年 12 月在全國人民的殷切企盼下澳門實現了歷史性回歸，重回祖國大家庭懷抱並在“一國兩制”方針指引下進入特別行政區制度全面實施的歷史發展新階段。這場驚天地泣鬼神的巨變，永遠固化在當代中國發展史上，也永遠結束了西方列強在東方實行殖民管治的歷史。以這一天為界，澳門前 20 年是回歸準備期或政權回歸過渡期，特別行政區成立後的 20 年是“一國兩制”全面實踐期，也是在國家關懷下經濟、社會發展的提速期。兩個 20 年澳門順理成章、潛移默化實現了歷史性蛻變。治理模式上實現了由殖民管治殘餘向“一國兩制”新政權、新制度的轉變；發展模式上由不均衡發達向高發達轉變，由不充分保障向高指標保障轉變；發育形態上由中低開放、低自由、低知名向高開放、高自由、高知名轉變。由於前 20 年內澳門各界對回歸認知比較到位、精神準備比較充分，特別是通

* 澳門理工學院名譽顧問、教授

稱後過渡期三大重點事項即法律本地化、公務員本地化、中文官方語言化的積極推進，居民愛國愛澳情懷也有罕見的上揚，這在頗大程度上確保了政權回歸與民心回歸的同步實現，甚至也可以講構成了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一國兩制”正確理解與正確實施的先決條件。回看這兩個 20 年，可以明確而堅定地認為，這是最徹底的社會轉型，這是最深刻的形態變化。

(二) 歷史定位再認識

歷史遺留的澳門問題和香港問題一樣都是西方列強實行殖民管治的後遺症。但澳門問題可以追溯到 450 年前的明嘉靖年間，這既是澳門自身的特殊身世，更是國家近、現代史上十分特殊的組成部分。500 年前的葡萄牙人藉助歐洲文藝復興引發的航海科技以及開發海洋的冒險精神，第一個向非、亞、拉美洲進發。在海外拓展數以本土百倍計包括澳門的領地或居留地，它與西班牙共同完成了號稱“地理大發現”的東西半球對接。它事實上成為西方列強全球性侵略、征服的先驅，亦即最早的擴張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澳門被佔據後迅速部分取代了果阿，成為葡萄牙在遠東、亞太地區的管治中心，加之依託明清王朝長期實行保守的海禁政策被網開一面，逐步成為海上絲路的重要據點，一時無雙。某種意義上講，澳門曾是 400 多年前的國際貿易中心，也開創東西方文明全面接軌、互鑑共融先河，從此中國千百年來堅守的農耕文明開始同海洋文明加速接軌。人們熟悉的徐光啟、湯顯祖、林則徐、洪仁玕、康有為、梁啟超、鄭觀應、孫中山以及賈梅士、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馬禮遜等中西文化名人，都曾與澳門有直接而深度關聯。人們常講的嶺南文化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佔據十分重要的位置，而澳門是其“開風氣之先”、推動東西兩大文明體系對接與交流的重要策源地與樞紐，離開澳門，所謂嶺南文化就難以被認同。

二、國家 40 年改革開放與澳門巨變的相關性

(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受到全面檢驗

經過 40 年艱苦卓絕的探索，中國真正走出了一條國泰民安、國富民強的成功發展新路，令全球各國為之震驚：近年轉入質量型發展仍是大國經濟最高增長指標，2018 年國內生產總值比 1952 年增長 175 倍，年均增長 8.1%。2016-2018 年間中國 GDP 分別突破 70 萬億、80 萬億、90 萬億大關，2018 年人均 GNI 達到 9,732 美元，高於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¹；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外貿總值、外匯儲備、工業產量與品類等保持多項多年世界第一，最使人津津樂道的是期間全面脫貧人口高達 8 億之多，是人類文明史不曾有過、無法企及的巨變。國家年復一年通過主場外交舉辦超大型國際盛舉，某些活動規格和影響遠超原有 WTO、WB、IMF 等幾大國際組織，“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與舉措成為區域性、全球性交流交往的導向標，相互尊重、互利共贏、共商共建共享的和平發展思維受到普遍尊重與認同。事實雄辯地證明，邁向高質量發展新階段的中國仍然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引擎，它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多年保持在沒有任何國家可以企及的 30% 以上。

中國和平崛起已在路上，已成不爭事實。當然，這也成為西方慣於靠霸權霸凌過日子的某種勢力仇視、打壓的首要目標。中國可以在其歷史背景特殊的局部地區實行與其主體地區不同的另一種基本社會制度，而且 20 年來的成功實踐已證實這項冠之以“一國兩制”新興社會制度的優越性，而號稱民主制度樣板的那個國家卻動用行政力量打壓、限制別人已走在當今科技國際爭奪前列的民營企業。未來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美兩個經濟體量最大的國家之間博弈、兩大基本社會制度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博弈，東西方兩大文明體系之間的博弈，勢將具有全域全方位性、常態性、指向單一性的特點。

儘管未來征途上還會有坡有坎，還需韜光養晦、務實理性，還要少說空話多幹實事，但理論的深化與制度的優越已得到全球範圍內越來越全面的認同，這是國人的最大財富和最強底氣。

(二) 澳門“一國兩制”實踐走出一條有自身特色成功之路

作為祖國大家庭一個背景特殊的新成員，澳門在同一發展時段內，有着“一國兩制”的大天時大地利大人和，在前後各 20 年不同時期內，前進中有探索，探索中有建樹。回歸後，伴隨“一國兩制”基本國策指引下的新時空、新機遇，自強不息、銳意進取，同樣也改寫了澳門自身的發展史。回歸前後，澳門現代化多元化發展雖具基礎，但畢竟因體量過小、層次偏低，遠不被國際社會所認同。站在特區成功實踐“一國兩制”20 年的新起點回望，澳門的時空演變絕對是從量變到質變。回歸之初 2000 年 GDP 總量只有澳門幣 500 億元，2018 年已達澳門幣 4,400 億元，實增 7 倍以上；人均 GDP 也由 15,000 美元增至 83,000 美元，實增 4 倍以上，人均 GNI 業已達 75,000 美元²，從而不僅在全國 300 多個地級以上大中城市遙遙領先，而且也把號稱“四小龍”成員的香港、新加坡甩在後面，甚至可以位列當代全球最高指標之一。不錯，澳門體量的增大直接受益於博彩業，但縱向觀察，回歸前博彩業為何增長乏力？橫向觀察，為甚麼被視為國際博彩業龍頭的拉斯維加斯十多年前已被澳門大幅超越？除了對經濟運行中的這個特種服務業以及現代博弈需深度理解外，客源結構中內地客的穩定擴大顯然帶有時代特徵。

澳門不僅經濟、民生指標令全球震撼，而且政法、社會、文化以及國際形象都有着有目共睹的優化與完善。可以充滿自信地說，澳門特區的跨越式發展直接構成國家 40 年改革開放國情巨變的一個現實例證。不錯，不管是橫向還是縱向觀察，澳門今時今日仍然存在諸多短板與不足，但這是前進中的不平衡，這是發展中的不充分，也屬於矛盾普遍性認知的合理度之內。本着辯證認識論的求同存異、對立統一原則，對於該肯定的要理直氣壯加以肯定，該反思的也要認真理性地加以反思。這不僅事關“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基本國策科學性與生命力的認定，同時也直接涉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以至兩個“一百年”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有效落實。

三、“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合格載體的認定

(一) 八項基本要求

在活生生的現實面前，人們不能不公正地講，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 20 年來“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劃出了一條令人振奮的發展軌跡。在社會各界普遍要求、建設對 20 年來基本發展規律進行回顧、總結的今天，有獨立判斷能力的官員也好，專家學者也好，普通市民也好，大家都宜不約而同地對“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基本經驗和規律提出各自的感知與體會。作為拋磚引玉，提出八項基本要求恐有其可以參照的一些價值：

1. 國家恢復行使主權，中央全面管治權落實到位，憲法、憲制、憲政受到高水準的尊崇與實施。
2. 特區新興政權行使高度自治權，有效不越位，民本不官僚。
3. 社會和諧、包容、穩定等文明指標常態化、有感化。
4. 經濟持續走強，民生持續走高。
5. 治澳澳人愛國愛澳核心價值觀形成主流。
6. 特區正面、積極形象被國人、世人普遍接受認可。
7. 新時代新征程上，新思維新作為成為自覺追求與常態要求。
8. 年輕一代接班人培育受到重視並具可比性成效。³

(二) 科學認定的基點

認定“一國兩制”長逾兩個十年依法施政期的實踐成功，澳門當仁不讓：政治上，澳門走出一條正確理解、正確實踐“一國兩制”的成功軌跡，澳門本身就是一個“一國兩制”現實陳列館；經濟上，澳門是全球最佳發展指標的創造者之一，受到重要國際組織肯定，截至 2019 年 5 月，澳門財政儲備達到澳門幣 5,646.99 億元，連同外匯儲備累計超過澳門幣 7,000 億元，人均澳門幣 100 萬元即 12.5 萬美元；文化上，澳門是愛國愛澳新型價值觀載體及新理念、新思維孵化器；社會上，澳門保持持續穩定，是寬鬆、和諧、包容、自強的有效指向器。當然，澳門尚存諸多有待完善的短板和不足，但這是前進中的不足、成長中的不足。

“一國兩制”事業是中外政治發展史上、乃至人類文明史上不存在先例的罕見創新，澳門單獨建立特區是充滿着政治智慧的高前瞻性決策。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有各自的成功經驗和各自面對的問題，香港在國際化、多元化以及行政效率等方面均值得認真學習。澳門體量雖小，但其經驗、價值彌足珍貴，澳門的地位、作用、意義、影響無可取代，故堅持“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必要性實實在在日漸凸顯。

澳門確保新時代正確實踐的關鍵環節不容脫軌：一是堅持“一國兩制”、基本法求同存異、互利共贏初衷，“兩制”在“一國”之內共存，國家與特區共贏，中國與世界共享；二是堅持“一國兩制”層次性、公權力機關的行政主導性、政制發展與民生福祉兼顧性；三是堅持對國家意識和愛國愛澳一致性教育，對特區居民尤其是青少年一代中的“回歸思維滯後綜合症”不容掉以輕心；四是堅持對

“一國兩制”、憲法和基本法正確瞭解，認真研究總結“一國兩制”實踐基本規律。

四、新征程上探索開拓走好新路

(一) 新起點上確保認知不失據

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頒發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對當代澳門特區發展定位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是在“一個中心，一個平台”基礎上增加“一個基地”，令澳門目標更明、方向更清、結構更優、效益更高；二是明確認定澳門是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四大核心引擎之一，把澳門同香港、深圳、廣州並列為大灣區的事實上龍頭。這是令人又驚又喜的規劃與要求，驚的是澳門比起另三大龍頭無論體量、能量還是功能、效益上均存有明顯且短期難以追趕的落差，喜的是國家高度相信、重視澳門，並認定澳門可以發揮出與眾不同的獨特功能與作用。對於日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澳門，這絕對是錦上添花、如虎添翼，既是無比巨大的挑戰又是有路可循的機遇。

在這苟日新、日日新時代，要確保認知不脫節、不失據的一個要求恐怕就是防止認知的簡單化、片面化以至口號化、絕對化。“一國兩制”的認識基礎正是求同存異、對立統一，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基本社會制度在特別行政區加以對接、整合、互補、共贏，這是人類文明史上從未有過的創新實踐，哪怕周邊出現龍卷風，也應保持認知基本原則不動搖。

(二) 歷史經驗不容碎片化

早在澳門回歸之初的2000年，本人受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和澳門經濟學會委託擔任《澳門2020——未來20年遠景目標與發展策略》大型研究報告總撰稿人。這份中英雙文發表的專題研究報告提出的主體目標是：

“通過20年的共同努力，使澳門發展成為全中國和亞太地區中一個實施‘一國兩制’原則的中等規模全方位開放國際性‘明星’城市；

主要經濟與社會發展指標接近或達到當時國際發達國家、地區平均水平；

屬於國家、地區發展的牽引車，“處於國際高增長、高發展的核心區位；

在旅遊博彩、綜合服務、信息傳遞、離岸金融、高等教育、文化傳播等領域，形成具明顯自身特色和優勢的運行體系。”⁴

總體觀察，報告提出的宏觀設想已基本實現，某些環節甚至已被特區20年跨越式發展所突破或超越。應該說，這也是“一國兩制”制度創新及具成功實踐的頗具說服力和公信力的一個例證。其實，回歸至今20年間，由民間不同渠道完成的涉政法、經濟、文化、社會各領域研究的成果數以百計，當中應不乏某些屬於民間智慧的思考成果，這些無疑潛移默化構成了澳門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的積極推動因素。

(三) 認真提升全民文化自信

澳門第一個 20 年“一國兩制”實踐留下了一條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軌跡，60 萬各界居民其主體、主導層面愛國愛澳的文化傳統成為有鮮明時代特徵的新型價值符號。不能不承認的現實是，確保這項創新事業不走樣不變形，挑戰和難度亦在增大。

面對新時代新征程，澳門特區沒有旁觀者，政府和社會各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的自信，特別是對“一國兩制”這項不僅在中國憲政史、法制史上不曾有過，而且在世界文明史上也不曾有過的新型發展模式，要堅定信心、理性開拓，務保這艘全新航船在國家航行編隊中站穩隊列、同步而又有個性地前行，澳門有必要也有條件在全新起點上堅持自我優化、自我完善，向新時代結構均衡、世界級一流明星城市的目標進發，因為這是身處“一國兩制”前沿陣地的澳門特區及其富有愛國愛澳優良傳統的廣大居民崇高歷史使命與社會責任，也是他們心懷祖國、心懷理想，懂感恩、肯奉獻，作為第一代特區建設者惟一正確的認知追求和行為取向。

五、結語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個 20 年走出了成功實踐“一國兩制”之路，增強了信心，增加了底氣。面對新征程新使命，素有愛國愛澳優良傳統的澳門人只有發揚澳門精神、砥礪前行的惟一選擇。人們常說的澳門精神，其實應包涵：一是愛國，二是開放、寬鬆、包容，三是守望相助、自強不息。這個特殊時代造就了與時俱進的澳門人，這些經受過考驗、檢驗的澳門人不僅要堅守堅定的國家觀、民族觀，還要堅守正確的時代觀、文明觀，真正成為命運主人、時代主人。

註釋：

- ¹ 國家統計局：《新中國成立 70 週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一》，轉引自《華僑報》2019 年 7 月 2 日，第 2 張第 1 版。
- ²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澳門資料 2019》。
- ³ 楊允中：《總結歷史經驗，提升“一國兩制”實踐的自覺性自信性》，《“一國兩制”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49 頁。
- ⁴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經濟學會：《澳門 2020——未來 20 年遠景目標與發展策略》，2000 年，第 1-5 頁。